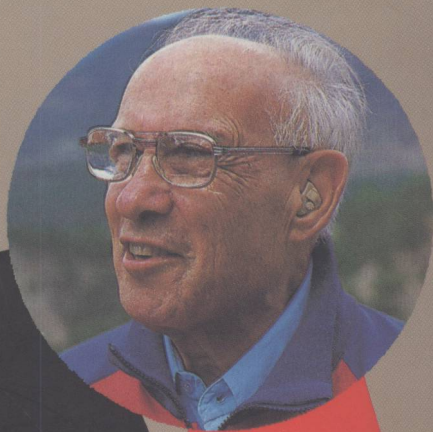


THE NEW REALITIES

新現實

彼得·杜拉克 / 著◎黃志典 / 譯

管理大師談新政治、新經濟、新社會、新世界觀



新現實

著 者：彼得·杜拉克

譯 者：黃志典

發行人：蘇拾瑩

出版者：長河出版社

行政院新聞局台業字第 1535 號

台北市八德路四段 351 號 3 樓

電 話：(02)7636907・7680105 FAX：7666864

郵 撥：0165123-3 號

印刷者：名揚印刷廠

初 版：中華民國 80 年 6 月



The New Realities

by Peter F. Drucker

Copyright © 1989 by Peter F. Drucker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0 by Long River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書透過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取得獨家國際中文版權

定價 平裝 200 元

(本書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709691

D50
941

THE NEW REALITIES

新 現 實

彼得·杜拉克 / 著◎黃志典 / 譯

管理大師談新政治、新經濟、新社會、新世界觀



90105253

The New Realities

by Peter F. Drucker

Copyright © 1989 by Peter F. Drucker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Translation Copyright © 1990 by Long River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序

本書的主題不是討論「即將發生的事」，也不是討論「下一個世紀」。這本書的論點是：「下一個世紀」已經在我們現在的生活裡出現了；事實上，我們早就進入下一個世紀了。雖然我們現在還不曉得答案，可是我們的確曉得問題是什麼。我們可以採取的行動已有脈絡可尋；那些雖受歡迎（即使不具破壞性）卻註定失敗的行動，同樣也已有脈絡可尋。這些正在出現的新現象，跟政治家、經濟學家、學者、企業家和工會領袖所注意到的，以及在各種書籍和演講中所討論的問題並不一樣。最具有說服力的證據，便是充斥在現代政治與經濟中深刻的不實際感。換句話說，這本書談論的雖然不是未來學，目的倒也是在界定未來幾年將會成為事實的關切、議題和紛爭。

我們現在所面對的一些最困難的問題，剛好是過去的成功所造成的：例如，福利國家制

度的成功；本世紀才興起的財政國家制度的成功；以及知識社會的成功。我們所面對的一些最大的障礙，就是已經過時，可是卻仍在支配大眾的注意力，並限制我們的見識的口號、承諾和議題。另外，一些快被人們遺忘的古老教訓又再度變得有意義起來了。例如，十九世紀的奧匈帝國和英國統治下的印度，它們的經濟發展經驗對民族主義和殖民主義所造成的衝擊，對俄羅斯帝國的未來有很大的啓發作用。這正是本書包括了很多歷史題材的原因。

這是一本有野心的書，書中涵蓋的主題相當廣泛。雖然本書的作者是美國人，可是書中的主題並不只局限在美國；事實上，本書也探討了許多日本、西歐、蘇俄和第三世界的開發中國家的政治、社會和經濟問題。可是，本書也可以被批評為野心不夠大。科技對軍備和國防；對政府的功能和極限；對學校和學習都造成極大的衝擊，本書的討論很多，卻沒有單獨一章探討科技本身的問題。原因是，作者覺得這個主題已經在很多著作中廣泛討論過了。科技雖然很重要，可是它已經不再是「新聞」了。

本書還有一個更大的限制：本書討論的只是「表面」，只是「社會的上層結構」——像政治和政府、社會、經濟和經濟學、社會組織和教育。至於基礎——世界觀和價值觀，以及這兩者的轉變——雖然書中常常提到，可是只在快結束時，用幾頁的篇幅來討論。另外，本書也沒有討論精神的苦悶和道德上的恐怖等問題：暴政和野蠻的權力欲；恐怖和殘忍；以及赤裸裸的犬儒主義——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它已經吞噬了全世界。我既缺乏權威，也沒有

能力來討論這些主題。

這本書所關注的並不是以後我們要怎麼做；它所關注的是：面對一些即將發生的新現象，我們現在要怎麼做。在一些自我設定的限制下，這本書企圖為讀者勾勒出一幅藍圖。

——彼得·杜拉克 一九八九年春天於加州·克雷蒙

目 錄

序

三

第一部 政治現象

第一章 分水嶺

一一

第二章 不再有社會救濟

一九

第三章 羅斯福時代的終結

二七

第四章 當俄羅斯帝國崩潰時

三七

第五章 軍備現在已經具有破壞性

五五

第二部 政府和政治程序

第六章 政府的極限

七一

第七章 新的多元主義

九一

第八章 慎防克力斯馬：對政治

領袖的要求改變了

一二五

第三部 經濟、生態和經濟學

第九章 跨國經濟——跨國生態

一三五

第十章 經濟發展的困局

一六一

第十一章 處於十字路口的經濟學

一七九

第四部 新的知識社會

第十二章 後企業社會

一九九

第十三章 兩股反文化勢力

二一五

第十四章 以資訊為基礎的組織

二三七

第十五章 管理的社會功能

二五一

第十六章 轉變中的知識基礎

二六三

結論 新世界觀

二八七

第一部

政治現象

第一章 分水嶺

即使在最平坦的地表上也有一些通道，這些通道通常都在升到一個山峯以後，往下延伸到新的峽谷。大部分的通道只是地表上的標誌罷了，峽谷兩旁的氣候、語言和文化並沒有多大差別。可是，有些通道就不同了；它們是道地的分水嶺。雖然這類的通道往往既不高也不壯觀。舉例來說，布雷那（The Brenner）通道算是跨越阿爾卑斯山的許多通道中，地勢最低也最平緩的一條。可是自古以來，它就是地中海文化和北歐文化的分界線。另外，在紐約市西邊約七十哩的達拉威水道（The Delaware Water Gap）雖然算不上是條真正的通道，可是它分隔了美國東岸和美國中西部。

同樣地，歷史也有分水嶺。這些歷史的分水嶺往往既不壯觀，而且在發生時還很少人注意到。可是，一旦人類跨過某個歷史分水嶺，不僅社會和政治景觀改變了，社會和政治氣候

改變了，甚至社會和政治語言也改變了。總之，人類面對了新世界。

就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七三年之間，我們已經跨過了一個歷史分水嶺，向「下個世紀」邁進：我們擺脫了主導政治現象達一、兩個世紀之久的信仰、承諾和政治聯盟。我們目前是處在政治的未知境界裡，可以引導我們的地標少之又少。現在，除了少數史達林集權主義份子以外，已經沒有人相信社會救濟的觀念——自從十八世紀的開明運動以來，這個信仰一直是政治的主要引導力量。可是，反制社會救濟的另外一股政治勢力——透過利益團體進行的政治整合——也已經過氣了。這股反制勢力是美國對政治藝術的一大貢獻。這股勢力是上世紀末由馬克·漢那（Mark Hanna）創始；經過了四十年，再由羅斯福總統在他的新政上發揮得淋漓盡致。

目前碩果僅存的殖民帝國——蘇俄——已經邁入解體的最後階段。不管今後取代它的政治實體是什麼，它都不可能再具有「俄羅斯」或「帝國」的色彩。

三百多年來，軍備一直都具有「生產性」，而且一直被當成一種政策工具；然而，軍備現在只具有「破壞性」：軍備即使不會造成經濟癱瘓，至少也是個經濟累贅；再者，軍備已成了一種靠不住的政策工具。而最出乎意料也是最重要的改變是，軍備已經不再具有軍事上的威力。

這些是本書第一部所要討論的主要事實。

一八七三—一九七三

人類上一次跨過這樣的歷史分水嶺，是在一個世紀以前的一八七三年。就經濟的衝擊而言，該年維也納股票市場的崩盤算不上大事件，僅在法蘭克福、倫敦、巴黎和紐約的股市引起短暫的驚慌罷了；一年半以後，整個西方世界的經濟已經完全復甦過來。

可是，這次的股市崩盤在政治上卻代表了自由主義時代的終結。一百年來以自由放任為主要政治信仰的時代終告結束。這個自由主義的世紀始於亞當·史密斯出版國富論的一七七六年。可是，就在一八七三年以後的十年內，在「進步」和「開明」的旗幟底下橫掃整個西方世界的各個自由主義政黨，都陸續地退卻和解體，從此未再復原過。

在歐洲大陸上，這些政黨在一八七三年後不久都分裂成馬克思主義政黨和反猶太的社會主義政黨。這兩種新政黨同樣都反資本主義，敵視市場經濟和「資產階級式的民主」。反猶太政黨的訴求對象是那些傳統的反資本主義份子、農民和小商人，而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裡的工人；可是，反猶太政黨還是跟馬克思主義政黨一樣，排斥自由放任思想和資產階級倫理。而且，跟馬克思主義政黨一樣，反猶太政黨一開始就公開界定本身是個政治整合的引導力量，旨在取得政治權力。事實上，第一個實行社會主義政策，把瓦斯公司、電力公司和市公車

收歸公有的政治人物，並不是馬克思主義份子，而是一位反猶太的社會主義份子：一八九七年當選為維也納市長的卡爾·魯格（Karl Lueger）。大約五十年後，史達林證明了馬克思主義和反猶太主義很容易合而為一。當然，史達林晚年時心智已經不大健全，可是他在一九四〇年代後期發起反猶太運動，不只是偏執狂所使然；事實上，身為一個飽經歷鍊的政治大玩家，史達林早已體認馬克思主義必然失敗，他只是想藉著反猶太運動，替垂死的社會主義和已經癱瘓的共產黨注入一點新血。

一開始（就是一八八〇年代以來），馬克思社會主義和反猶太的「國家」社會主義可說是在互相爭奪「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繼承權。在一八七三年維也納股市崩盤以前，維克·亞得勒（Victor Adler）和許恩勒（Georg Von Schonerer）這兩位年輕人是奧地利自由主義陣營裡的明日之星。可是還不到五年，這兩位親密的朋友已經反目成仇。亞得勒成為歐洲大陸上最受尊敬的馬克思主義領袖；而許恩勒則創立第一個反猶太政黨。六十年以後，希特勒實施了反猶太政策；這是希特勒第一次大戰前在維也納服兵役時，從許恩勒那裡學到的政治教條。

在一八七三年以前，馬克思只是個藉藉無名的「異數」，當新聞記者勉強糊口。可是五年後，馬克思卻成了一位信徒遍佈歐洲甚至美國的知識大師。一八七三年後的二十年內，馬克思社會主義政黨已經成了歐洲大陸各主要國家的最大政黨，包括法國、義大利、德國、奧

地利和俄國（雖然社會主義政黨在俄國受到鎮壓）。

維也納股市崩盤十年後，在一八八三和一八八八年之間，德國首相俾斯麥已經創立了全國性的健康保險制度和全民老年保險制度，開啓了「福利國家」（由政府提供各種社會安全措施）的時代。同時，英國和奧地利也透過工廠檢查制度、保健和安全法規，以及對工廠雇用童工與女工的限制，開始限制雇主的權力；即使是一向遠離歐洲政治潮流的美國，也在一八八〇年代拋棄了毫不受限制的市場經濟制度。在這段期間，美國通過了一連串旨在管制市場力量的法案：葛蘭奇法案、管制鐵路經營的州際商務委員會、反托辣斯法和第一批管制證券業的州立法。另外，在一八八〇年代後期，「反企業」的政治運動也開始在美國出現。這個運動以一般大眾為訴求對象，要求政府控制華爾街、農產品價格、工時和工資。在一九〇〇年左右，內布拉斯加州（Nebraska）首府林肯市，在這股政治運動的領導下，成了把電力公司、瓦斯公司和市公車「社會化」的第二個都市——離維也納的公有化政策只差幾年。

在一八九〇年代中期，反猶太主義也成為一股主要的政治勢力。一八九四年，法國的德雷福斯上尉（Alfred Dreyfus）因虛構的間諜罪名被判刑，觸發了反猶太主義的大風暴；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親納粹的法國維琪政府就是這場風暴的遺蹟。另外，德國皇室的宮廷教師史迪克（Adolf Stöcker）也於一八九五年在柏林創立一個反猶太的社會主義政黨，公開動員德國的「反資本主義份子」。兩年以後，奧地利第一次選舉反猶太主義份子出任維也納市長